

国内高校正经历新一轮专业大调整,很多都是“减”的比“增”的多 超3000专业点洗牌,力度咋这么大

近日,高校频频传来专业“下线”的消息。

8月23日,西北大学发布了2024年度专业调整计划:拟撤销汉语言、金融工程、财政学等7个本科专业,同时计划申请4个新专业: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环境科学与工程以及数字经济专业。此前两周内,兰州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接连宣布了最新的专业调整方案:都是“减”的比“增”的多。

多位专家指出,国内高校正在经历新一轮专业大调整。2023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这是教育部首次通过指标来调控高校专业。“20%目标”发布之后,各高校都开始大刀阔斧地增减专业。这一轮“大洗牌”背后,高校专业调整到底该何去何从?

人工智能专业成新“天坑”? 有的高校已经停招

“智能建造与传统土木工程专业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今年6月,高考刚结束,某“双一流”大学的土木工程硕士陆疏(化名)就开始一遍遍回答这一问题。亲朋好友以及通过各种关系找过来的准大一,都来向他咨询近年来大火的智能建造专业。“我的回答是,几乎没有区别。”陆疏是传统土木工程科班出身,他认为,“智能建造也好,智能制造也好,重点是后边的两个字,前面俩字只是一件马甲。”

在本轮高校专业大调整中,“智能建造”的走红具有代表性。记者梳理发现,近五六年,全国高校新增专业以新工科为主,最多的是以“智能/智慧+传统工科”命名的新专业,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建造、智能医学、智慧能源等。另一类是为了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需求,最典型的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以及碳中和相关专业等。

所有“上新”的工科专业中,最火爆的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从2019年35所高校设立全国首批人工智能专业算起,连续三年,人工智能都是高校最热衷开设的专业,新增这一专业的高校一度达到年均100所左右;目前,该专业已进入全国533所高校。狂热之下,已有人看到一些危险趋势:部分高校在缺乏准备和条件下,基于招生就业的需求,或单纯为了响应某些国家政策,一拥而上增设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却不考虑是否有足够教学资源。多位受访者称,这种功利性的专业调整,对学校自身、学生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也浪费了资源。

在南方某省,短短四年内,已有十多所高校新设了人工智能专业,但有两所高校已经停招,其中一所学校在首次招生后的次年就主动停招。“这说明,人工智能专业可能已经过热,高校间的同质化竞争过于激烈,造成一些高校的实际招生情况与预期存在落差。”该省教育厅一位参与专业调整的负责人解释。

“专业一过热,学生就业就会遇到挑战。”清华大学工程教育学科负责人林健说。以人工智能行业为例,一方面,各类研究报告不断向公众输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缺口高达500万、人工智能工程师平均月薪位列职业薪酬榜首”的信息;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人才市场冷热不均的现象非常突出,“巨大的供需缺口”主要针对名校的头部人才,多位受访方教育人士透露,地方普通院校毕业的人工智能专业学生,近两年求职就业的情况并不理想,已开始出现过剩趋势。过去曾有类似教训。林健回忆,21世纪初,伴随着国内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大扩招,管理学、会计、计算机等专业遍地开花。但仅仅五六年后,这些专业的学生就出现“积压”。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建议,高校专业调整应从多个维度考虑:专业定位、社会需求、生源评价、师资队伍、就业结果等。这需要进行全面的市场需求分析和量化成效评价,“只有基于证据的决策,才是真正理性的,但现在多数高校设置新专业依然奉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2025年要优化高校20%专业 国家“出手”力度为何这么大



2024年8月14日,清华大学各院系迎接2024级本科新生。 据中国新闻周刊

相关链接

高校工科专业撤销、新设最频繁

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31日,已有19所大学发布相关公告,撤销或暂停招生的专业共计99个。从撤销专业的学科门类看,根据近5年数据,工学门类以30.95%的占比高居榜首,成为撤销数量最多的学科类型,管理学、理学紧随其后。

工科专业调整撤销为何会高居榜首?今年7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李培根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郭正阳发表了《近十年我国工科专业调整:逻辑与反思》的论文。该论文披露,据教育部2013—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统计数据,我国工科专业十年来新增备案布点数为7566个,共涉及240个工科专业;新增审

批专业布点472个,涉及128个专业,其中新专业数量占比极高,十年间共开设96个新工科专业,如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等新专业在全国的布点均在300个以上,这些新专业在全国的布点总数超过2000个。“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工科专业迎来了史上最热的调整潮。”李培根和郭正阳在论文中指出。

根据该论文,被裁撤的工科专业主要呈现以下逻辑特征:第一,撤销专业点主要为典型性传统工科专业;第二,撤销的专业能够在新增审批专业中以“智能/智慧+”的形式呈现;第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电子计算机等核心技术衍生的工科专业正在逐渐消退,传统的“热门”专业逐渐“降温”。 据澎湃新闻

7月—8月,正是高校进行新一年度专业调整的集中申请季。今年尤为不同的是,大规模高校“扎堆”宣布撤销大量专业。据最新统计,已有20余所高校计划在2024年度停撤部分本科专业,涉及专业数超过100个。“本轮专业调整力度之大,频率之快、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郭大光说。多位专家指出,国内高校正在经历新一轮专业大调整。今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本科专业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专业布点3389个,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2023年3月发布的《改革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的量化指标后,来自中央文件的压力层层传导到高校头上。长期关注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周光礼认为,“20%目标”作为硬约束,要比其他任何政策都“更有冲击性”,因为“这是国家首次采用量化指标调整学科专业,与目录管理一起,双管齐下”。他粗略估算了一下,以目前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专业布点总数6.6万个计算,优化20%,也就是大概1.3万个专业需要调整。

为何这一轮国家“出手”的力度前所未有?浙江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马陆亭指出,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降临,人工智能技术发挥着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高等教育必须适应产业巨变,国家层面自上而下推动的专业大调整,是主动布局。另一方面,日趋紧张的国际竞争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加剧的战略博弈,促使国内高等教育要尽快适应“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性。教育部今年7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4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康、能源、绿色低碳等关键领域布局,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高校层面,适应巨变是专业调整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早在教育部开始本轮专业调整前,已有很多高校在增设新兴专业的同时,主动大刀阔斧地“砍掉”不合时宜的专业。对高校管理层而言,裁撤现有专业并非易事,这涉及院系和老师的切身利益。但仅仅在2017—2021年,全国撤销本科专业点数量就从241个增长至804个。多位受访专家分析,这与2017年启动的“双一流”建设有关,“双一流”建设以学科为依托,各项政策设计都将高校引向“集中有

限资源打造比较优势”。

从全国来看,据不完全统计,这一轮专业调整中,被“砍”较多的专业包括英语、会计、市场营销、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21世纪头十年曾经“泛滥成灾”的管理学是裁撤“主战场”。

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去年提出的“20%目标”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有了更强的政策指引之后,在专业调整时,就更容易形成合力。”重庆大学本科学院院长兼教务处处长刘猛说,今年这所“双一流”大学通过停招、优化整合等方式一口气调整了20个专业。

各省出台专业调整政策 专家建议应以需求侧改革为主

距离2025年还剩几个月,高校的专业调整已进入冲刺阶段。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压力也不小。

“20%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数字。”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有关负责人说。他发现,省级加强专业调控后,这两年,省内高校新增专业的速度在放缓,之前每年新增专业数在80—90个,2023年新增备案和审批专业只有47个。既然“增”的专业有限,考虑到总量目标的要求,接下来就只能强化“减”的力度。未来,四川省停招或裁撤的专业名单可能继续拉长。

记者梳理各省教育厅官网发现,去年3月以来,各省相继出台与中央《改革方案》“对口”的专业调整政策,江西省教育厅连续发布有关普通高校毕业生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新增设置一批急需紧缺专业,限制压缩一批饱和过剩专业,停办撤销一批错位低质专业,交叉融合一批新兴特色专业,改造提升一批传统工科专业。

各省的专业调控手段大同小异,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省控机制,主要针对新增专业。四川省高教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四川对全省专业布点在15个以上、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的专业,实行严格控制。过去是“进一退一”,如果高校想申报列入省控名单的专业,就要主动停撤另一个专业,从2022年起,管控更加严格,实行“进一退二”。这项制度可以有效控制学校盲目地专业扩张。“今年人工智能专业也被列入省控了。”第二种是专业预警机制,与专业的撤销有关。比如,四川省规定,对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两年低于50%的专业,高校须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或连续三年低于50%就要停招。

多位专家观察到,这一轮专业调整中,从上到下的各种政策都在不断强调,专业调整要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培养以理工农医为代表的急需紧缺人才,这种导向原本没错,但在一个以供给侧改革为原则的系统里,容易走入困境。周光礼最担心的,是目前已出现明显的“打压人文社科”的趋势,很多被裁撤的专业都是文科,其中部分动机确实是考虑到专业老化,也有部分认为“文科无用”。

他建议,学科专业调整应以需求侧改革为主,供给侧改革为辅。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需求侧就是市场,高校离市场最近,对社会需求变化很敏感,很清楚哪些是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与新模式,也清楚如何结合自身准确定位,办出特色,增减哪些专业,可以快速“求变”。地方政府可以提供更多指引性信息,如国家战略需求领域与人才需求数据,供高校决策时参考。

据中国新闻周刊